

## 容闳与耶鲁大学再研究<sup>\*</sup>

刘晓琴

【摘 要】留学耶鲁大学是容闳一生经历中最为关键的事件。大学期间除了专业课程的学习、两次获得英语作文一等奖之外，容闳还积极参加各种体育活动，特别是加入兄弟会社团，表明容闳接受了完全的美式高等教育。作为华人学生得到了相对平等的对待，容闳对耶鲁的记忆是非常美好的，这成为一生与耶鲁良好关系的起点。容闳多次往返中美两国，与耶鲁大学保持着终其一生的紧密联系，幼童留美事业得到了耶鲁大学的帮助，容闳对母校也有强烈的归属感。容闳的人际往来中，耶鲁师生、同学、校友成为其在美社会关系的核心，“耶鲁人”是容闳与耶鲁大学关系的集中体现。

【关键词】容闳 耶鲁大学 耶鲁人 校友认同 他乡 故乡

【中图分类号】K825.4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114X (2019) 03-0131-11

容闳是近代留学史上标志性的人物，研究者称其为“第一个中国留学生毕业于美国大学者”<sup>①</sup>和“中国留学生之父”，<sup>②</sup>无论是哪一种称呼，都以容闳留学美国、耶鲁大学<sup>③</sup>毕业作为起点。容闳与耶鲁大学之间的关系，已有不少研究，<sup>④</sup>研究者多关注其中美文化认同的冲突，但忽略其学校的认同。在容闳赴美的时代，西方高等教育的中心在欧洲，耶鲁只是新兴国家的学院 (College)，耶鲁通过良好的培养方式和紧密的校友联络机制来塑造学生的认同感。容闳在耶鲁校友群体中占有非常重要的位置，其一生与耶鲁大学保持密切的联系，耶鲁的培养方式和校友关系的维护机制使得容闳自始至终有着“耶鲁人”的认同感。考察容闳一生志业，校友维度不可或缺，而目前这一研究仍然不足。在广泛搜集耶鲁大学校报 (如 *The College Courant*、*The Yale Courant*、*The Yale Banner*、*Yale College* 等)、周报 (如 *Yale Alumni Weekly*)、报告 (*Catalogue of the Officers and Students in Yale College*、*Statistics of the class of 1854 of Yale College*、*Obituary Record of Graduates of Yale University* 等等)、档案 (*Yung Wing Papers*) 以及美国报刊 (如 *The Congregationalist*) 等各类资料的基础上，从容闳在耶鲁的学习情况、参加的活动以及容闳毕业后与耶鲁

<sup>\*</sup> 本文系天津社科项目“张伯苓与成志会研究” (项目号 TJZL17-001) 和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基金“梦想与抉择——民国初年留美生与社会转型研究” (项目号 NKZX1207) 的阶段性成果。

大学之间的互动、耶鲁校友关系入手，进一步深入研究容闳与耶鲁大学之间的关系，以及由此带来的容闳人际关系的拓展、“精神质变”<sup>⑤</sup>的产生与发展。

—

道光二十六年（1846年）冬，当马礼逊学堂（Morrison School）校长鲍留云（Rev. Samuel Robbins Brown）提出愿带学生赴美学习时，“全堂学生聆其言，爽然如有所失，默不发声……为之愀然不乐”，<sup>⑥</sup>唯有容闳、黄宽、黄胜三人愿随出洋。鲍留云是耶鲁大学1832年毕业生（1832 graduate of Yale College, or the Class of 1832），正如研究者所说，这是容闳一生与耶鲁大学关系的开始。<sup>⑦</sup>自此之后，容闳几乎整个人生都与耶鲁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1847年鲍留云带领容闳等三人到达美国康涅狄格州（Connecticut），先进入鲍留云曾经入读的孟松学校（Monson Academy），时任孟松学校校长的查理·哈蒙德（Charles Hammond）也是耶鲁的毕业生（B. A., Class of 1839）。<sup>⑧</sup>在孟松，容闳加入了公理教会。<sup>⑨</sup>之后容闳于1850年进入耶鲁大学学习。容闳接受了美国从中学到大学的教育，其道路与鲍留云几乎完全一致，这一留学过程对日后容闳规划留美幼童的留学路径产生了重要影响。

1850年容闳入校时，耶鲁该年共招收了126名本科学生，四年本科生合计432人，再加上各专业的研究生，耶鲁学院总学生数仅有555人（其中本科生432人）；<sup>⑩</sup>容闳毕业时，全校总人数是594人（其中本科生443人），<sup>⑪</sup>是一所规模不大、以本科生为主的学院。

对于容闳的学业情况，鲍留云传记中称“容闳在英语作文、数学、精神哲学方面在他的年级都很突出”，<sup>⑫</sup>不过这也许是过誉之词，容闳自传中称他曾为数学、特别是微积分成绩差而苦恼。根据耶鲁的注册记录，容闳第一学年第一学期成绩的平均分是A 2.12，第二学期的平均成绩是A 2.45（A 2.00分为合格，A 3.00为优秀）；第二学年的平均分是A 2.25。虽然在两年的综合考试中只得了1.64分，<sup>⑬</sup>好在容闳1852年2月28日获得“英语作文”一等奖，<sup>⑭</sup>这个奖是名为“the DeForest Medal”的英语文学奖，该奖被称为是来自耶鲁教师馈赠的最高礼物。第三学年第一学期，容闳再次获得了英语作文的一等奖。<sup>⑮</sup>容闳不愧于这个奖项，在有关容闳自传的评价中，都称赞了他的英语语言的流利、准确，“值得一提的是，他的成功在于英语语言方面，而非其母语。”<sup>⑯</sup>容闳第三学年的平均成绩是2.55，<sup>⑰</sup>顺利升级。

耶鲁本科生全部采取住宿制，根据历年Catalogue of the Officers and Students in Yale College的记录，容闳四年的住址情况分别如下：

第一学年（Freshman）：83 York Street;<sup>⑱</sup>

第二学年（Sophomore）：17 College Street;<sup>⑲</sup>

第三学年（Junior）：56 South Middle College Street;<sup>⑳</sup>

第四学年（Senior）：143 Chapel Street。<sup>㉑</sup>

在这样的区域空间位移中，容闳的课业水平在增进，也完成了容闳作为一个耶鲁人（Yale Man）的认同感。

容闳留美时期，正是大学兄弟会社团盛行的时期，容闳毫无例外地加入了兄弟会。在容闳自传和耶鲁兄弟会Brother in Unity会员名单中，都记载了容闳是Brother in Unity兄弟会的会员。按照Brother in Unity的记录，这个兄弟会主要目标是“通过司法辩论的学习和演练、作文和朗诵练习、在限定时间内写就演说稿和诗歌来提升会员的智识，并培养成员之间的社交和友谊。”<sup>㉒</sup>容闳

在第二、第三学年接连获得作文一等奖可能是其被吸收为会员的原因，容闳的名字出现在该兄弟会 1854 届会员名单中。<sup>②</sup>该兄弟会有自己的图书室，且非常注重图书的搜集和管理（在 1854 年时该兄弟会有藏书 12000 卷）。按照容闳自传的记载，该兄弟会是耶鲁两个辩论会之一（one of the two college debating societies, Linonia was the other），他加入这个兄弟会的时间应该在 1852 年夏，容闳被吸收为会员并成为该会的图书管理员助理，<sup>③</sup>大学四年级时成为图书管理员，有助于解决其经济之虞，“每岁酬予美金三十元，予既得此数项进款，客囊乃觉稍裕，不复以举债为生。”<sup>④</sup>除此之外，容闳在自传中也谈到“因予尝任兄弟会藏书楼中司书之职二年，故相识之人尤多。同校前后三级中之学生，稔予者几过半。故余熟悉美国情形，而于学界中交游尤广。”<sup>⑤</sup>也就是说，容闳认为加入该兄弟会对自己摆脱经济困境、加强与美国学界的了解都很有帮助。

容闳自传中没有提到自己加入 Delta Kappa Epsilon<sup>⑥</sup> 兄弟会的事实，而从一系列的材料来看，作为耶鲁大学 1854 届学生的容闳是“Delta Kappa Epsilon”兄弟会的会员，希腊名为 B. Σ. c. c.，来源地在会员录中标注为中国澳门。<sup>⑦</sup>“他被认为是在（美国南北）战争前唯一一个被吸纳进入大学兄弟会的有色人种”，<sup>⑧</sup>从而成为美国兄弟会史上的一个标志性事件。容闳之所以能够加入这一兄弟会，“因为大学校园内的少数族裔非常少，还没有像本世纪晚些时候那样威胁到白人兄弟会的‘霸权’。这是兄弟会的条款中没有禁止非白人入会的准确原因：仅仅是没有必要制订这样的条款。”<sup>⑨</sup>然而，随着越来越多的少数族裔进入大学，白人兄弟会对入会的会员有了更多的限制，到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年，“（白人）兄弟会控制了校园社交场境，少数民族和种族被禁止入会。”<sup>⑩</sup>从某种意义上说，容闳赴美留学的年代，华人学生得到了平等的对待，在容闳的记忆、自传、书信中，容闳对耶鲁的记忆是非常美好的，这成为一生与耶鲁良好关系的起点。

在耶鲁期间，容闳参加了很多活动，除了研究者熟悉的英文作文获奖之外，容闳还加入了耶鲁名为“The Thulia Club”的赛艇队。这只赛艇队是 1854 届学生于 1853 年 6 月 25 日在纽约成立，制服为朱红色饰面的浅蓝色衬衫和白色裤子，容闳是 19 名成员之一，<sup>⑪</sup>到 1854 年该赛艇队人数成为 18 名，容闳仍名列其中。该赛艇比赛被认为“每年耶鲁大学周年庆中最有趣的项目”，<sup>⑫</sup>这只赛艇队曾“屡次夺冠”。<sup>⑬</sup>此外，容闳还参加了耶鲁大学的美式足球比赛，并且“化身”为耶鲁校园中传奇的足球英雄”。<sup>⑭</sup>

容闳的宗教信仰是容闳自传内没有涉及的内容。容闳在孟松学校读书期间接受了基督教，成为公理会的一员。在耶鲁大学读书时，一直保持公理会成员的身份，<sup>⑮</sup>“与大学教会之关系从未中断……我愿与它保持联系”。<sup>⑯</sup>在容闳担任驻洋肄业局副局长期间，有人声称其居所在州府哈特福德市，与容闳所在的驻洋肄业局为邻，并且与容闳同属于一个教堂。<sup>⑰</sup>1887 年年底容闳致信耶鲁大学校长德怀特将会员资格转至哈特福德市庇护山公理会，容闳去世后的葬礼也由哈特福德庇护山公理会教会主持。

在耶鲁大学留学期间，容闳加入了美国籍：根据 1852 年 10 月 30 日纽黑文市法庭的记录，他在这一天登记入籍为美国公民，<sup>⑱</sup>研究者对他入籍的原因不得而知。

从容闳所在年级本科生人数来看，每年人数都有下降：第一学年共 126 人，第二学年 121 人，第三学年 102 人，第四学年共 100 人，有 20% 人的无法顺利毕业，而容闳能够坚持到最后，付出的努力显而易见。1854 年，容闳获得了本科学位。<sup>⑲</sup>

在整个大学学习期间，除了专业课程的学习、两次获得英语作文一等奖之外，容闳加入兄弟会组织、积极参加体育活动，这是当时美国大学生十分热衷的社会活动，都表明容闳接受了完全

的美式高等教育。不仅如此，容闳在耶鲁大学学习过程中，树立了“通过西方教育使中国复兴”的理想，<sup>①</sup>“盖当第四学年中尚未毕业时，已预计将来应行之事，规画大略于胸中矣。”<sup>②</sup>容闳自身成长道路正是未来容闳实施幼童留美计划的缩影。

在耶鲁大学接受教育过程中，随着地理位移、时间演变，“使中国日趋于文明富强之境”<sup>③</sup>的理想逐渐形成，同时容闳对美国的认识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成就了容闳“理智上、道义上的一切兴趣、情感和爱好，使他在美国如在故乡”。<sup>④</sup>

## 二

当容闳离开美国返回中国后，与耶鲁大学的联系从未中断，体现了耶鲁对校友的重视和校友维护机制的完善。

在1858年出版的耶鲁大学1854届学生统计数据中，容闳向母校报告了自毕业至1857年5月25日之间的经历，这也是笔者见到的最早一份容闳自述，内容如下：

“我出生在1828年11月14日（澳门，中国），在七岁的时候进入郭士立夫人（Mrs. Gutzlaff）学校，11岁时进入马礼逊学堂（the Morrison Education Society School），十八岁时跟随鲍留云到了美国，21岁进入耶鲁大学（原文为Yale College——引者）并于25岁毕业。在1854年11月9日启程返华，1855年4月9日到达香港。在二月份时（原文如此），做伯驾<sup>⑤</sup>医生私人秘书。在随后的四月份，离开伯驾医生去香港学习法律。当看到作为律师的希望渺茫、无法获得并完成我的职业时，我在随后的八月份前往上海，并自此一直待在这里，到目前为止没有明确的事做。”<sup>⑥</sup>容闳辗转于各地寻求出路，故乡如此陌生，容闳更像是一个异乡人。在此期间，容闳与耶鲁大学仍然保持着持续的联系，耶鲁关于容闳的记载中，经常使用的是“耶鲁人（Yale Man）”<sup>⑦</sup>的称呼。

容闳在1858年以后辗转反复，最终入曾国藩幕。1863年容闳受曾国藩委托到美国购买机器。期间，1864年容闳参加了耶鲁同学毕业十周年的聚会。作为美国公民，时值美国南北战争，他自愿加入北方部队参战，但是他的请求没有被批准。容闳于1865年回到上海，1867年曾国藩为容闳奏请清廷给予奖励，授予“同知留于江苏遇缺即补”。<sup>⑧</sup>历经波折，容闳的派遣留美生的计划终于得到了清廷允准，幼童留美史开启。在容闳从事多个职业并漂泊各地时，学习西学“使中国入富强之境”的理想始终未变。

在留美幼童还未派遣之前，耶鲁大学可能是从传教士丁韪良（W. A. P. Martin）处得到了这个消息。丁韪良在1871年4月27日给耶鲁大学的信中谈到“（幼童留美事业）这个运动由于耶鲁毕业生容闳的努力，选拔出来的年轻人很有可能在容闳的照料之下。”<sup>⑨</sup>耶鲁校报上记载了幼童即将来美之事“中国政府决定用美国的语言、法律、美式的行为举止来训练一部分年青的中国学生，制订了今后十年大约150万美元的经费计划。一位中国绅士，曾经在耶鲁大学接受教育的容闳先生，将要负责30名年轻的中国学生到美国学习的事务。他们计划进入美国的大学，很可能进入耶鲁大学，追随容闳所学课程。派遣人数还将以每年三十人的数字增加。”<sup>⑩</sup>同一期中，对容闳的记录如下“容，’54——容闳先生，一个土生土长的中国人，1864年被中国政府委以官职派至美国，参观制造厂并大量购买制造机器，现在负责学生来美事宜。目前学生的数量是30人，每年将派遣30多人。中国政府将投入大约150万美元来满足未来十年的经费需求。”<sup>⑪</sup>耶鲁对本校毕业生非常关注。

当留美幼童事宜刚刚启动，容闳就将幼童留美计划梗概致信耶鲁大学的校长诺亚·波特（Noah Porter），请求他与前任校长沃尔西（Woolsey）等耶鲁大学教授“共议此事，提出如何为中国幼童设立最好的教育模式之建议，俾使其成为最有用之人才。”<sup>⑤</sup>容闳在1872年年初写给耶鲁同学的信中也表达了将带领幼童到美国接受教育的计划，耶鲁对这个消息很关注，“希望能很快实现”。<sup>⑥</sup>

容闳于1872年到达美国，特意拜访耶鲁大学校长诺亚·波特，“并请波氏提示意见。波氏建议将三十名幼童，每两三人一组，寄居美国家庭中，使幼童可迅速学习英文，故将中国幼童们分布在沿康州河谷两岸的城市及乡镇中。容闳衷心接受这项建议，再经耶大教授及康州教育局之合作，他做了圆满的安插。”<sup>⑦</sup>容闳作为驻洋肄业局副监督，参加了1872年5月、1873年3月康州教师协会会议，耶鲁的报道中将容闳称作“中国政府专员（commissioner of the Chinese Government）”。<sup>⑧</sup>“容闳之能实现幼童留学计划，显然与新英伦一带的人士有所联络，而耶鲁大学的母校关系，亦必多有支持。”<sup>⑨</sup>从某种程度上，容闳对幼童留美的设计，就是以自身留学耶鲁大学作为参照物的，这必然对留美幼童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事实上，幼童的美国寄宿家庭中也有不少耶鲁毕业生。在幼童留美期间，先后有25位幼童入读容闳的母校耶鲁大学。<sup>⑩</sup>当留美幼童被召回之际，耶鲁大学校长波特执笔起草了1881年致信总理衙门挽留在美幼童的长信，一开篇就称“予等与贵国留美学生之关系，或师或友，或则为其保人。”<sup>⑪</sup>留美幼童与耶鲁大学之间通过容闳的转介建立了紧密的联系。正如同样毕业于耶鲁大学的鲍明钤在1916年所说的那样“尽管不是所有的人（指留美幼童）都到耶鲁学习，但是容闳做了一件影响他们终生并提高耶鲁声誉的事。那就是，作为一个耶鲁人，他把所有的幼童都带到了耶鲁校友之家。当他们回到了中国，无论他们是否是在耶鲁接受的教育，耶鲁之家给他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们以无以言表的感激之情珍视耶鲁人的影响。即便是后来地位上升和获得高位时，他们总是谈起耶鲁并将耶鲁视为自己的母校。”<sup>⑫</sup>同样体现了耶鲁校友认同的扩大。

为表彰容闳对中美文化交流的贡献，1876年6月29日容闳被耶鲁大学授予荣誉法学博士学位（LL.D.）。<sup>⑬</sup>值得关注的是，容闳的这一荣誉学位成为美国官方标注容闳身份的标签。在美国政府教育局（Bureau of Education）的官方记载中，在谈到驻洋肄业局时，就特别标注容闳是耶鲁大学荣誉法律博士的身份。<sup>⑭</sup>

容闳收到从纽黑文寄至哈特福德家中的博士证书后，在致耶鲁大学秘书的信中，容闳表达了“作为耶鲁学子应承担之相应要求与责任我将无日或忘”<sup>⑮</sup>的心情。这一致谢词并非空泛，容闳该年酝酿捐赠中文图书给耶鲁大学，并希望耶鲁大学能赶在哈佛大学之前设立汉学教授讲席。<sup>⑯</sup>1877年，经容闳推荐，卫三畏（Samuel Wells Williams）<sup>⑰</sup>成为耶鲁大学——也是美国大学第一个汉学教授，容闳捐赠的中文书籍也如约运至耶鲁。1878年，耶鲁大学统计该年捐赠图书情况，容闳成为1878年给耶鲁图书馆赠书最多的捐赠者，赠书多达1280卷，远远超过该年其他赠书数的总和。<sup>⑱</sup>1879年，容闳又捐赠了442卷中文书给耶鲁大学，仍然位列该年图书馆赠书数的榜首。<sup>⑲</sup>至1899年时，耶鲁大学共有3500卷中文图书，将近一半的图书都是容闳捐赠的，<sup>⑳</sup>这些图书成为耶鲁大学“举世闻名的东亚课题研究的基础”。<sup>㉑</sup>容闳将中文图书赠与耶鲁，并促成耶鲁设立汉学教授，完成了在中美两种文化之间架设桥梁的工作。校友与母校之间保持着持续性的、良好的互动关系，容闳促成了耶鲁大学对中国汉学的研究，成为中国文化向外传播的中介。

### 三

耶鲁留学对容闳的影响是多方面的，还可以从他的言行举止和装容上反映出来。初入耶鲁时，容闳是中式打扮——“他带着辫子穿着中国长袍进入大学”，<sup>⑥</sup>在第一学年结束时的美式足球比赛场上，仍旧留着发辫，<sup>⑦</sup>耶鲁档案馆内保存有容闳参加比赛时“将长辫子缚在头上的照片”，<sup>⑧</sup>但是“不到一年就把这两样都割弃了”。<sup>⑨</sup>到毕业时容闳已经是穿西装、短发的形象了。从侨易学的理解上，容闳的剪发行为带有明显的“仿变”<sup>⑩</sup>特征，是入乡随俗式的模仿，不宜作“违背清政府蓄发留辫命令”的价值判断。正是由于容闳从自身对剪辫易服的理解，认为这种入乡随俗的改变并不能动摇他为祖国谋福祉的决心，因此他对于留美幼童的剪辫易服表示理解，这种不以为然的态度激怒了驻洋肄业局的正监督，其思想差异使得仿变者（容闳）与守常者（吴嘉善）激烈交锋，最终导致了幼童留美事业的天折（当然并非留美幼童计划被裁撤的唯一原因）。

容闳第一次留美归国后重新留发，自传中怒打苏格兰人就是因为他戏弄容闳发辫引起的。<sup>⑪</sup>拉法吉档案中保存有一张容闳 1869 年在上海拍摄的照片，照片中容闳是留着发辫的。<sup>⑫</sup>1872 年容闳带领首批幼童赴美时应当是中式衣着并留有发辫，直到 1875 年娶美国妻子玛莉·凯洛格（Mary L. Kellogg）时才再次改装。其改装还曾引起争论：

1875 年年初吴天水投稿《申报》，评论容闳娶美国女子一事时，有“容闳聘定美国女子开乐为妻，即行改装剃去辫发并易外国服式”等语，担心容闳剃发易服恐令留美幼童“耳濡目染习惯自然耳”，认为“辫发服式乃国家之法制，居然背之，岂非不忠？外国娶妻应入教堂、诵经行礼，是已弃本宗祖先矣，岂非不孝？”<sup>⑬</sup>然而《申报》编辑在刊登该文时有一按语——“其剃发易衣一节，未免令闻者骇然耳。但头发养之三年即可如故，服式则各从其宜。倘他日旋华，不妨复养头发、顿改章服也。此番之迫于改易者，推其心亦不过为媚内之计耳。今人爱恋室中人，凡事自无不仰体其意，而况此如赘疣之辫子，宜其取憎于情女，而有不得不割之势焉，何必加以责备哉？”<sup>⑭</sup>对容闳改装剃发表示体谅。《申报》这一按语刊载于光绪初年，似乎体现了士绅对于“异质者”容闳的宽容。而按照当时美国报纸的记载，容闳身着美国服饰得到了清政府的许可。<sup>⑮</sup>有材料证明容闳在美娶妻之后是剪发留须的形象。<sup>⑯</sup>当 1875 年至 1882 年容闳出任驻美副公使期间，正式的外交场合容闳身着清朝官服，<sup>⑰</sup>但是在普通场合上则是“唯一一个在宴会上身着美国服饰，正如他所具备的能力一样，选择说英语”<sup>⑱</sup>的中国驻美外交官。

在容闳晚年，仅从目前所见容闳照片来看，1894 年容闳参加耶鲁大学同学毕业四十周年聚会的照片，<sup>⑲</sup>耶鲁大学贝内克图书馆珍藏的多张容闳晚年的照片，<sup>⑳</sup>1909 年英文自传出版时扉页所附的照片，都是西装短发的形象。<sup>㉑</sup>容闳的服饰在中国时与在美国时有明显的差异，西装与长袍在不同的时空交替切换。在异域他乡，容闳容装发生了“乔装易容”式的变化，而在其仿变之后，进入“仿常”阶段，易象之后不变，容闳一生在美国生活更久，使得容闳更加习惯美国的生活方式，在衣着、语言等方面都体现出来。

对于容闳的婚姻，研究者多数仅谈到容闳的美国妻子玛莉·凯洛格（Mary L. Kellogg）。然而，事实上容闳曾有一位中国夫人，容闳的自传中完全隐去了她的存在：1869 年“9 月 15 日，经朋友徐润等人的介绍，容闳与一位苏州郑氏姑娘在上海结婚，住上海天同路唐家弄 43 弄 6 号。郑氏女没有子女，《容氏谱牒》记载为‘副郑氏’，后离异。”<sup>㉒</sup>《容氏谱牒》中记载郑氏“生道

光戊申年十一月二十七日（1848年12月22日）……郑寄葬上海”。<sup>⑧</sup>由于资料的缺乏无法知道容闳何时离异，无法得知郑氏的命运。1875年2月24日，容闳与玛莉·凯洛格女士在美国成婚，婚礼的主持者是推切尔牧师（Rev. Joseph H. Twichell）。<sup>⑨</sup>推切尔牧师是容闳自1872年到达哈特福德后就结识的好友，耶鲁大学1859届学士，哈特福德庇护山教会的牧师，他在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就写了多篇文章介绍容闳。<sup>⑩</sup>容闳在自传中谈到生平愿望得以实现者有二事，其中之一就是“marrying an American wife”，<sup>⑪</sup>可见是如愿以偿。容闳在面对婚姻时的抉择，反映了他与中国文化传统之间存有隔阂，“和很多驾驭两种文化的人一样，容闳感到左右为难。在美国，他觉得自己是亚洲人，而在亚洲，他又觉得自己是美国人。”<sup>⑫</sup>最终容闳娶了玛莉·凯洛格，是否可以看作是容闳自身文化选择的标志？至少容闳的婚姻反映了他“西化的程度”。<sup>⑬</sup>更有研究者认为，容闳虽然“生活于西方社会的边缘，但是，在容闳的精神世界中，西方文化却并不处于边缘。另一方面，中国文化在他的精神世界中却真的处于边缘地带。”<sup>⑭</sup>因侨而致易，他乡如故乡。

当驻洋肄业局在1881年被撤回时，容闳的好友推切尔牧师和蓝恩（Rev. John W. Lane）牧师联络美国教育家和大学校长，力图挽回局面。耶鲁大学的校长波特（Porter）曾致信总理衙门试图说服中国政府，<sup>⑮</sup>最终未能挽回幼童被撤回的命运。

1882年容闳孤身一人返回中国销差，没有携妻儿同行，5月到达北京，8月奉旨“仍归江苏以道员补用”。<sup>⑯</sup>1883年春天，容闳再次赴美，抱定“与中国政府，已永远脱离关系”<sup>⑰</sup>的打算，本已下定决心不再参与中国政治。直至1895年夏再次回到中国，又投身维新运动。1898年美国国务卿雪曼拒绝承认容闳美国公民的身份；因参与“中国国会”，容闳避走香港。无论是在中国或是在美国，容闳都成为异乡人。

1902年，容闳“通过在美国的社会关系及耶鲁同学帮忙”，<sup>⑱</sup>再次赴美，其人际交往和社会网络中，“耶鲁人”是其重要的特征和依靠。“1902年6月，容闳这个年级老迈的耶鲁大学毕业生身着欧式服装，从旧金山的港口跳板旁的检察官身旁溜过检查站，及时赶到纽黑文参加小儿子在耶鲁大学的毕业典礼。”<sup>⑲</sup>容闳对耶鲁的感情也延续在两个儿子的教育上，他的儿子容甄彤、<sup>⑳</sup>容甄槐<sup>㉑</sup>都由耶鲁大学毕业。

当容闳1909年11月在纽约出版他的自传 *My Life in China and America* 时，扉页上容闳的身份为“耶鲁大学文学士，法学博士，出洋肄业局监督，中国驻美副公使，江苏候补道”。<sup>㉒</sup>容闳作为早期的留美学生，他自身身份标注中西合璧、耐人寻味，这是容闳自我形象的总结。其中最重要莫过于耶鲁大学的文学士和法学博士的身份；此外，将“江苏候补道”的官职写在自传的扉页上，至少反映了容闳对这一虚衔的重视。

在容闳自传出版一个月后，1909年12月容闳将该书快运给耶鲁大学图书馆，“聊表我对耶鲁之爱”，<sup>㉓</sup>在1910年的耶鲁大学图书馆藏书报告中就有容闳的英文传记 *My life in China and America*。<sup>㉔</sup>耶鲁大学报纸 *Yale alumni weekly* 很快推出了该书的长篇介绍，介绍该书的内容，并引用评论者的话，称该书“是容闳坦率、简洁的自传，叙事如孩童般质朴、诚实和显著的谦逊”，<sup>㉕</sup>特别是其中详细谈到了容闳与耶鲁之间的关系。不久又推出本校 F. W. Williams 教授关于容闳自传的书评。<sup>㉖</sup>

1902年以后，容闳滞留在美国直至病逝。当1912年4月21日容闳因中风在哈特福德家中去世后，耶鲁大学发布了长篇的容闳讣告。<sup>㉗</sup>在容闳讣告中，非常罕见地记录了容闳父母的姓名：父亲 Ming Kun Yung，母亲 Lien Tai Lin，<sup>㉘</sup>表明耶鲁大学所掌握的校友信息的完整和准确。容闳的

葬礼由与容闳保持长达四十年友谊的老友推切尔牧师主持，容闳葬于哈特福德雪松山公墓。

## 结 论

留学耶鲁成为容闳一生经历中最为关键的事件，大学期间除了专业课程的学习、两次获得英语作文一等奖之外，容闳还积极参加各种体育活动，特别是加入兄弟会社团，表明容闳接受了完全的美式高等教育。自 1854 年毕业后，容闳与耶鲁大学一直保持着紧密的联系，幼童留美事业得到了耶鲁大学的帮助。在幼童留美事业夭折后的漂泊与流亡中，容闳对于祖国的挚爱终身不渝，对母校也有强烈的归属感，“耶鲁人”既是耶鲁大学对容闳的称呼，也是容闳对自身的定位。耶鲁大学对容闳的影响还体现在其人际往来、衣着服饰、生活方式等方面，耶鲁师生、同学、校友成为容闳在美社会关系的核心。

耶鲁大学对本校的毕业生非常重视，才有可能在耶鲁的各类记录中留下有关容闳的记录。同时，容闳的足迹切实反映了耶鲁教育影响的范围，因此耶鲁大学格外重视对于容闳的报道。如研究者在统计耶鲁大学任政府要职校友名单中就列入了容闳，类别是“National Officers”，标注容闳为“1854 Yung Wing, A. E. E. and M. P., from China”，<sup>⑥</sup>与曾身居美国副总统的约翰·卡尔霍恩（John Caldwell Calhoun, 1825—1832 年在任）和 17 位内阁官员的耶鲁校友并列，这与容闳在国内郁郁不得志形成了鲜明对比。1916 年，耶鲁大学在校学生鲍明钤在谈到“耶鲁与中国”的关系时，第一个追溯的就是容闳与耶鲁大学的关系，<sup>⑦</sup>认为正是这些耶鲁毕业生的努力，“使得耶鲁大学在中国非常知名——事实上，当今受过教育的中国人中，没有人不知道耶鲁。”<sup>⑧</sup>耶鲁的培养方式和校友关系的维护机制使得耶鲁中国留学生具有相当程度的“校友认同”，成长为独特的“耶鲁人”中国留学生群体。而耶鲁的校友认同的培养方式和校友关系的维护机制，也借助中国留学耶鲁留学生，影响到清末民初中国大学自我认同的建构，值得继续进行深入的研究。

①⑥钟叔河 《为使西学东渐而奋斗的一生》，容闳：《西学东渐记》，徐凤石、恽铁樵译，张叔方补译，杨坚、钟叔河校点，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 年，第 13、11 页。

②李喜所 《容闳——中国留学生之父》，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0 年。

③耶鲁大学自 1701 年成立后名称分别为 Collegiate School (1701 年—1718 年)、Yale College (1718 年—1887 年)、Yale University (1887 年以后)，本文使用“耶鲁大学”或“耶鲁”的称谓，仅在引用英文材料时能看到其校名称谓的差别。

④主要有：Edmund H. Worthy, “Yung Wing in America”, *Pacific Historical Review*, Vol. 34, No. 3 (Aug., 1965), pp. 265–287; 陈汉才 《容闳评传》，广州：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 年；章开沅 《西学东渐与东学西渐——耶鲁馆藏容闳档案简介》，杭州 《浙

江社会科学》，1999 年第 1 期，第 119～122 页；章开沅 《先驱者的足迹——耶鲁馆藏容闳文献述评》，《章开沅文集》第 6 卷，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 年，第 296～309 页；吴义雄 《未刊文献中所见之容闳》，广州 《广东社会科学》，2014 年第 5 期，第 121～132 页。

⑤按照叶隽“侨易学”的解释，容闳的经历是侨易学“因侨而致易”的典型，其“物质位移导致精神质变”正是在留学耶鲁期间产生，而后经历了“位移”、“仿变”、“升质”等不同阶段。参见叶隽《变创与渐常：侨易学的观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 年，第 21 页。

⑥②⑤⑥④②④⑤③⑥⑦②④③⑤ 《西学东渐记》，第 9、22、22、7、7、108、6、6、38、108～110、115 页。

⑦ K. Scott Wong, “The Transformation of Culture: Three Chinese Views of America”, *American Quarterly*, Vol.



48 , No. 2 , ( Jun. , 1996 ) , p. 218.

⑧⑨⑩ “Yung Wing” , *The Obituary Record of the Graduates of Yale University* , June 1 , 1912 , p. 183 , p. 183 , pp. 183 – 186.

⑩⑪ *Catalogue of the Officers and Students in Yale College* ( 1850 – 51 ) , New Haven: Yale College , 1850. p. 28 , p. 27.

⑩⑫ *Catalogue of the Officers and Students in Yale College* ( 1853 – 54 ) , New Haven: Yale College , 1853. p. 29 , p. 17.

⑫ William Elliot Griffis: *A Maker of the New Orient: Samuel Robbins Brown , Pioneer Educator in China , America , and Japan: the Story of His Life and Work* , Rahway , N. J. : the Mershon Company Press , 1902 , p. 308.

⑬⑭⑮⑯ Edmund H. Worthy , “Yung Wing in America” , *Pacific Historical Review* , Vol. 34 , No. 3 ( Aug. , 1965 ) , pp. 269 – 270 , p. 222 , p. 272 , p. 277.

⑰ “Memorabilia Yalensia” , *The Yale Literary Magazine* , March 1852. V. 17 , No. 5 , p. 196. 容闳获得的是 “1st Division , 1st Prize”。

⑱⑲ *Catalogue of the Officers and Students in Yale College* ( 1852 – 53 ) , New Haven: Yale College , 1852 , p. 51 , P. 21.

⑳ “Literature and Science” , *Yale Alumni Weekly* , V. 22 , No. 21 , February 7 , 1913 , p. 528.

㉑②③ 陈汉才 《容闳评传》, 广州: 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8 年, 第 54、346 页。

㉒ *Catalogue of the Officers and Students in Yale College* ( 1851 – 52 ) , New Haven: Yale College , 1851. p. 23.

㉓④ Brothers in Unity: *Catalogue of the Society of Brothers in Unity* , Yale College , 1854 , p. 4 , p. 83.

㉕ 英文原著中使用了 an assistant librarian to the “Brothers in Unity” ( Yung Wing , *My Life in China and America* , p. 39. ) , 而中文翻译没有体现 “assistant” 一词之含义。

㉖ Delta Kappa Epsilon 于 1844 年 6 月 22 日成立于耶鲁大学, 主要在大学三年级 ( Junior ) 学生中发展会员 ( 1894 年以后二年级的学生也可以入会 ) , 被称为 “junior society” , 到 1879 年时, 该会成为美国东部最大的兄弟会。参见 Wm. Raimond Banrd: *Baird Manual of American College Fraternities* , New York: The College

Fraternity Publishing Co. , 1912 , p. 117.

㉗ 参见 Delta Kappa Epsilon 1844. Amherst , Mass: Apud Sigma Editum , 1874. p. 14.

㉘③③ Nicholas Syrett , *The Company He Keeps: A History of White College Fraternities* , Chapel Hill: The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 2009 , p. 69 , p. 69 , p. 169.

㉙ “Memorabilia Yalensia ‘Yale Navy’” , *The Yale Literary Magazine conducted by the students of Yale University*. V. 18 , No. 8 , June 1853 , p. 330.

㉚ “Memorabilia Yalensia ‘The Navy’” , *The Yale Literary Magazine conducted by the students of Yale University*. V. 19 , No. 7 , June 1854 , p. 248.

㉛朱迪·安·史奇夫 《当东方遭遇西方》, 《共同的容闳——纪念容闳毕业于美国耶鲁大学 150 周年活动纪实》( 以下简称《共同的容闳》) , 珠海: 珠海出版社, 2006 年, 第 117 页。

㉜《致 T. 德怀特 ( 1887 年 12 月 2 日 ) 》, 吴义雄、恽文捷编译 《美国所藏容闳文献初编》,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5 年, 第 11 页。

㉝《致富兰克林·B·德克斯特》( 1877 年 10 月 8 日 ) , 《美国所藏容闳文献初编》, 第 7 页。

㉞ H. Clay Trumbull , *Old Time Student Volunteers: My Memories of Missionaries* , New York: Fleming H. Revell Company , 1902 , p. 115.

㉟ New Haven City Court , Naturalization Records , Oct. 30 , 1852. 转引自 Edmund H. Worthy , “Yung Wing in America” , *Pacific Historical Review* , Vol. 34 , No. 3 ( Aug. , 1965 ) , p. 270.

㊱ “Bachelors of Arts 1854” , *Catalogue of the Officers and Graduates of Yale University in New Haven , Connecticut* ( 1701 – 1910 ) , New Haven: The Tuttle , Morehouse & Taylor Company , 1910 , p. 128.

㊲ 这一思想基本形成于耶鲁学习期间, 容闳毕业时同窗的赠言中可知他曾多次表达了这一思路 ( 参见 “Class Album” , Yale College ( 1718 – 1887 ) . Class of 1854 , Manuscripts and Archives in Sterling Memorial Library ) ; 在容闳去世后耶鲁的讣告中, 使用了 “在毕业之前, 他已经下定决心尽其所能, 确保中国在西方教育下的再生和启蒙 ( Before graduation he had determined to do what he could to secure the regeneration and enlightenment of China under Western education. ) ” —

语。

④③ 容闳好友推切尔牧师 1878 年 4 月 10 日在耶鲁大学法学院肯特俱乐部的演讲,《西学东渐记》,第 23 页。

④⑤ 伯驾 (Peter Parker) 时任美国驻华专员 (1855—1857 年在任),是近代来华著名的医学传教士,耶鲁大学 1831 届学士。

④⑥ "Yung Wing", M. N. Whitmore: *Statistics of the class of 1854 of Yale College*, New Haven: Thomas J. Stafford, 1858, p. 49.

④⑦ "Items", *The Yale Literary Magazine*, V. 37, No. 2, November, 1871, p. 104.

④⑧ 《容闳赴西洋采办铁厂机器有功请予奖励片》(同治五年十二月二十一日),曾国藩《曾国藩全集·奏稿 9》(修订版)第 9 册,长沙:岳麓书社,2011 年,第 314 页。

④⑨ "W. A. P. Martin Letter from Peking, April 27, 1871", *The College Courant*, V. 9, p. 1.

⑤⑩ "Students from China", *The College Courant, A Weekly Journal, devoted to College Interests, Science, and Literature* (以下简称其为 *The College Courant*) ., V. 9, New Haven, CONN.; Charles C. Chatfield & CO., From July 1 to Dec. 30, 1871, p. 199.

⑤⑪ "Yale Personals", *The College Courant*, V. 9, New Haven, CONN.; Charles C. Chatfield & CO., From July 1 to Dec. 30, 1871, p. 212.

⑤⑫ 《致诺亚·波特》(1872 年 2 月 17 日),《美国所藏容闳文献初编》,第 5 页。

⑤⑬ "Yale Personals", *The College Courant*, V. 10, New Haven, CONN.; Charles C. Chatfield & CO., From Jan. 6 to June. 22, 1872, p. 82.

⑤⑭ [美] 勒法吉《中国幼童留美史》,高宗鲁译注,珠海:珠海出版社,2006 年,第 23 页。

⑤⑮ "Gleanings", *The College Courant*, V. 10, p. 226; "Yale Personals", *The College Courant*, V. 12, p. 154.

⑤⑯ 李志刚《容闳之留学教育近代化理念与鲍留云牧师之关系》,《容闳与中国近代化》,珠海:珠海出版社,2006 年,第 321 页。

⑤⑰ Edward J. M. Rhoads: *Stepping Forth into the World: The Chinese Educational Mission to the United States*, 1872—81,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2011, pp. 116—118.

⑤⑱ M. J. Bau (鲍明钤,耶鲁大学 1918 届): "Yale Men—Nation Builders", *The Yale Courant*, V. 53, No. 2, 1916, p. 96.

⑥⑩ "Honorary Degrees Conferred, 1876", *The Yale Banner*, V. 33, 1876, p. 40.

⑥⑪ 原文为 "Mr. Yung Wing is an alumnus of Yale College, (class 1876) and has received the honorary degree of LL. D." —— "Letter of Mr. Yung Wing", *Circulars of Information of the Bureau of Education (Reports on the System of Public Instruction in China)* . No. 1, 1877. Washington: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877, p. 27.

⑥⑫ 《致富兰克林·B·德克斯特》(1876 年 10 月 4 日),《美国所藏容闳文献初编》,第 6 页。

⑥⑬ 《致爱迪生·范内姆》(1877 年 2 月 26 日)、《致爱迪生·范内姆》(1877 年 3 月 1 日),《美国所藏容闳文献初编》,第 7~8 页。

⑥⑭ 卫三畏,最早来华的美国新教传教士之一,在 19 世纪四十年代容闳就与之相熟。

⑥⑮⑯ "List of Donations to the Library of Yale College, from June 15, 1877, to June 15, 1878." *Yale College in 1878. June, 1878.* pp. 30—34, pp. 27—31.

⑥⑰ "The Library", Lewis Sheldon Welch, Walter Camp: *Yale: Her Campus, Class—Rooms, and Athletics*, Boston: L. C. Page and Company, 1899, p. 385.

⑥⑱ "Speech by Yale Professor of History Beatrice S. Bartlett",《共同的容闳》,第 67 页。

⑦① 《在美国寻觅容闳》,刘仁文《具体权利:刘仁文法学随笔续编》,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6 年,第 346 页。

⑦② 叶隽《“侨易二元”的整体建构——以“侨”字多义为中心》,《侨易》第 2 辑,第 195 页。

⑦③ 转引自 Anita Marchant: *Yung Wing and the Chinese Educational Mission at Hartford*, New York: Outer Sky Press, 2008, p. (6) .

⑦④ 《添基氏吴天水评论容闳娶妻事》,上海《申报》,1875 年 1 月 13 日,第三页。

⑦⑤ 《“添基氏吴天水评论容闳娶妻事”附识》,上海:《申报》,1875 年 1 月 13 日,第三页。

⑦⑥ 原文为 "Mr. Yung Wing is the only member of the Chinese Legation who has the permission of his Government to wear American dress." —— "General and Personal",

St. Louis Globe – Democrat , January 3 , 1881 , p. 4.

⑦⑨ “The Mission – House Erected by the Chinese Government on Collins Street. ” *Frank Leslie’s Illustrated Newspaper* , September 14 , 1878 , p. 24.

⑧⑩ 参见 1878 年驻美公使陈兰彬、副使容闳在白宫向美国总统海斯 (Hayers) 呈递到任国书的照片,《中国幼童留美史》照片。

⑪ “Visit of the Chinese Embassy” , Fanny Albert Dougherty , *Days at Mount Vernon: A collection of authentic incidents in modern times*. Boston: Beacon Press , 1879 , p. 22

⑫ 《学海无涯: 近代中国留学生展》, 香港历史博物馆, 2003 年, 第 35 页。

⑬ Photograph of Yung Wing and Joseph Hopkins Twitchell , Photograph of Yung Wing and H. L. Bundy in Hartford , Beinecke Library. 两个照片拍摄的时间大约都在 1907 年前后。

⑭ 然而 1907 年的容闳却身着长袍——Photo Yung Wing in 1907 , Thomas E. La Fargue , *China’s First Hundred* , Pullman: State College of Washington , 1942. No page , between p. 96 and p. 97. 对这一照片拍摄的时间和地点还需进行考证。

⑮ 《容氏谱牒》卷 15 , 转引自容应莢 《容若兰是容闳的儿子吗?》, 北京 《近代史研究》, 2003 年第 4 期, 第 293 页。

⑯ 推切尔牧师是容闳好友, 耶鲁大学 1859 届学士, 庇护山教会的牧师。在容闳英文自传中, 将推切尔牧师 1878 年 4 月 10 日在耶鲁大学法学院肯特俱乐部的演讲做为该书的附录——*My Life in China and America* , pp. 247 – 273。

⑰ Rev. J. H. Twitchell , “ The Hope of China ” , *The Wisconsin State Register* , May 4 , 1878 , Issue 10; Rev. J. H. Twitchell , “ Yung Wing ” , *The Congregationalist* ( Boston , Massachusetts ) , May 21 , 1879 , Issue 21.

⑱ 另一个愿望即派遣学生赴美求学, *My Life in China and America* , p. 24.

⑲ Harold Hongju Koh , “ Yellow in a White World ” . 《共同的容闳》, 第 97 页。

⑳ 周炽成 《最早的“香蕉人”: 留学先驱容闳新论》, 广州 《学术研究》, 2011 年第 10 期, 第 104 页。

㉑ 容闳获得“江苏候补道”衔的具体时间是光绪八年七月十一日 ( 1882 年 8 月 24 日 ) , 详见秦国经主

编 《清代官员履历档案全编》, 第 4 册 ( 光绪朝 ) ,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7 年, 第 97 ~ 98 页。

㉒ [美] 李可柔, 毕乐思编 《光与盐: 探索近代中国改革的十位历史名人》, 单传航、王文宗、刘红译, 北京: 中国档案出版社, 2009 年, 第 21 页。

㉓ 1898 年毕业于耶鲁大学 Sheffield Scientific School。

㉔ 1902 年毕业于耶鲁大学 College 学院。

㉕ 原文为: BY YUNG WING , A. B. LL. D. ( Yale ) , COMMISSIONER OF THE CHINESE EDUCATIONAL COMMISSION , ASSOCIATE CHINESE MINISTER IN WASHINGTON , EXPECTANT TAO – TAI OF KIANG SU. Yung Wing , *My Life in China and America* , New York: Henry Holt Company , 1909 , “ Title Page ”。

㉖ 《致 J. C. 施瓦布》( 1909 年 12 月 13 日 ) , 《美国所藏容闳文献初编》, 第 12 页。

㉗ “ Report of the Library ” , *Annual of the University Club* V. 46 , p. 46.

㉘ “ Literary Notes ” , *Yale Alumni Weekly* , V. 19 , No. 17 , January 14 , 1910 , p. 424.

㉙ F. W. Williams “ Book Review on My Life in China and America ” , *The Yale Review* , V. 19 , May 1910 – February 1911 , pp. 192 – 197.

㉚ “ Yung Wing ” , *Obituary Record of Graduates of Yale University* , June 1 , 1912 , pp. 183 – 186.

㉛ 容闳父亲名“容丙炎”, 母亲名为“林莲娣”——“容闳家族亲系表”, 《容闳评传》, 第 6 页。

㉜ A. E. E. 即 Assistant Envoy Extraordinary 的缩写, M. P. 即 Minister Plenipotentiary 的缩写。 “ Yale University Alumni Who Have Held Official Positions ” , Richard Henry Greene: *Official Positions Held by Alumni* , Boston: David Clapp & Son , 1890 , p. 3.

㉝此外, 鲍明钤还谈到三位耶鲁毕业生: 唐国安、詹天佑和王宠惠。

㉞ M. J. Bau “ Yale Men – Nation Builders ” , *The Yale Courant* , V. 53 , No. 2 , November 1916 , p. 108.

作者简介: 刘晓琴, 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 历史学博士。天津 300350

[责任编辑 李振武]

### **(3) The Critique of Pan-subjectivity of Self-existence: Based on the Western Concept of Modernity**

*Han Sheng*· 57·

Since the enlightenment of modernity in the West, the absolute hegemonic position of the dualistic independent epistemological line between the subject and the guest has caused the pan-subjective understanding of self-concept, which is the obscuration of the state of authenticity self-existence. The pan-subjective understanding of the self contains the destructive power of objective materialization and dismemberment of the true existence of the self, which will inevitably lead to the negative consequences of the self-identity crisis and the value nihilism. To realize the pan-subjective criticism of self-existence, we must abandon the misunderstanding of the absolute dichotomy between fact and value, open the meaning space of the fusion of horizon between the self and other created by hermeneutics, and restore the authenticity state of self-existence in the inter-subjective equal recognition relationship.

### **(4)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Guangzhou Uprising of 1911 and the Political Conditions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An Dongqiang*· 88·

The very important way to expand the research of Xinhai Revolution is to study how Chinese and foreign parties perceived and responded to the revolution. Even though the Guangzhou uprising of 1911 fell short of its goal, it had caused nationwide impacts. It contributed to the reform of the central and local governments and the public opinion on local government's fiscal policy. The most important thing was that the civilized revolution was highly praised by foreign and domestic opinions. And the public was very disappointed to the reaction of Qing government. The Guangzhou uprising of 1911 contributed to the public opinion of the Wuchang uprising, and laid the foundation for the new situation.

### **(5) Restudying on Yung Wing and Yale University**

*Liu Xiaogin*· 131·

Yung Wing's study at Yale College is the key event in his life. As an undergraduate at Yale College, Yung Wing studied hard and received his Bachelor Degree in 1854. His English compositions won the First Prize for two times, he joined fraternities such as Brothers in Unity and Delta Kappa Epsilon, he participated in many sports such as rowing and American football. All of those indicated that Yung Wing received the whole American college education. Yung Wing got relatively equal treatment as a Chinese, thus he was favorably impressed by his experience at Yale College. Yung Wing's spiritual changes happened when he was an undergraduate. Yung Wing maintained a close relationship with Yale University throughout his life. Yung Wing kept in close touch with his Yale alumni, classmates, teachers and students. Yung Wing treated America as his native land.

### **(6) A Critical Account of the Debates on Chinese Narrative in Terms of the Legitimacy of Artistic Narrative**

*Yang Chunshi*· 142·